三閭大夫
卜居漁父

楚辭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離騷經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袁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

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

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

芳之蕪穢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巳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頗領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是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

蛾眉兮諂諛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
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
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
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
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
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
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
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鑲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
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
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
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
鯀婞直以忘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
有此姱節蘐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
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依前聖
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
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

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遵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

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前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

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
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
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
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
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
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厥皇既受詒兮恐鴆
幸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賢兮好蔽善而稱惡聞中既遂遠兮揖玉又不寤懷朕情而不
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
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
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之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
椒其不芳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

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
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用夫行媒說
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宴兮時亦猶其未
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
薋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以變
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芳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
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
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

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椒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
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況揭車與江蘺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
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
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
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粮爲余駕飛龍兮雜瑤
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
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
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